

生命的价值

□ 刘湘如

英国的著名史家汤因比对中国历史情有独钟。有人问,假如让他对五千年中国做一选择,他愿居住和生活于中国的何时何地?回答是:唐代。并非煌煌赫赫的长安,而是丝绸之路上的某一小片绿洲。

细想这位大学者对人生的理解果然与众不同。且不问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是何等模样,单是那西出阳关,客舍青青,炊烟杨柳,就会袅娜出何等生命的韵致!如果让今日某个中国人自己选择,他一般的可能性会选择中国东部的某个大都市,或者是出入于豪华气派的五星级宾馆,或者沉醉于大都市各色俱全的享受和娱乐。

生命是一种选择,大多数人如今都乐于选择金钱、权势、名利双收,泛滥的物欲,等等,而这些东西与“人生幸福”从来都是“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”的。

你每日美酒佳肴豪餐大宴前呼后拥,灌得昏天黑地,回到宫殿般的寝宫如猪圈,呼呼大睡,未必就是真正的幸福;他每天生活于自得其乐中,安心于某个平静平凡的普通工作,一家人团团圆圆其乐融融,未必就不是真正的幸福。试想想哲人汤因比的选择:他选在西部某个明媚秀逸的蓝天碧水地带,身躯在清新的空气和明媚的阳光下徜徉,思想在古老的丝路上盘旋飞舞,与梦中的驼铃声声相伴,即使粗茶淡饭陋室两间,或者读书吟诗品赏岁月,或者夫妻和合儿孙绕膝,或者自己体悟人生的生存之乐,这,难道不是拥有人生最大的幸福指数吗?

据说在某些现代化十足的发达城市里,还有那些叫人心跳的金钱美女,或者踏进某个富豪的别墅,见琳琅满目珠光宝气,或者让你见识那些成堆的阿堵物,或者让你走进某个特殊场所,稍有不慎或心涌蠢动,又有“伸手被捉”的危险!

如此欲望流荡险关处处,还不如“抱残守缺”,那样更加心安理得踏实自在呢。

(一)

走进兰州就像走进了二十四史的长廊,历史的沧桑全装入了胸臆之中。

人们常把兰州比作是镶嵌在我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兰州城中山静水动,山高水长,是全国唯一的黄河从市区穿越而过的省会城市。其特有的地形,独具眼光的城市规划和快速发展的经济,使其正在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座“具北国之雄,兼南国之秀”的特色名城。

站在紧傍兰州的北山之顶眺望兰州城,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依山傍水的优美城市画卷。“黄河穿城过,两山夹一城”。这是兰州独有的地理环境。蓝天白云下,环抱兰州的南北两山逶迤绵延,林木郁郁葱葱,绿色扑面而来;横贯市区的黄河水波光粼粼,端庄灵秀;岸边芳草萋萋,繁花似锦,沿百里黄河宽阔的绿化带,叠翠含胭,姹紫嫣红。

先哲老子的话是“圣人无常心,以百姓心为心”,“善者吾善之”,这不是说叫你不去为“幸福”奋斗,而是警告世人莫生邪妄之心,因为你所选择的并非是“人生幸福”,而是愚昧和贪欲给你营造的人生陷阱。

如此说来,选择生命幸福其实是一种生命实质的体验。应该如汤因比先生憧憬的那沐浴着夕阳的余晖,迎着黎明的霞光,踏着漉漉的晨露,于一片绿荫中望天高云淡,听羌笛声声,体会那丝绸之路上跋涉者的勇气,那是一种无限美好的向往,生命升华的境界。当然值得强调的是:有了这样的人生境界,那无数的餐风宿露、风沙扑面,漠野驼铃,其实也就是另一层面上的“人生幸福了”,它与生命的追求是完全一致的。

诚然,有些东西人人趋之若鹜,乃是人的天性所定,就像飞蛾扑火何其愚蠢,但它自己并不觉察,那“钱不是万能的,没有钱却万万不能”的说法,很是流行了好一阵子,现在终于听到了另一类说法:“一天可以出个暴发户,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精神贵族”,这,当然是客观而明智的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。

姑且不论“精神贵族”是否有悖“无产者”执权的中国,但它起码告诉人们:金钱和物质并非就是一切的标志,有的东西是再多的金钱也买不到的。

世界上最昂贵的东西往往是无价的,因此你不能有任何有价的东西换取它,比如阳光,比如水,比如空气,比如天空,比如海洋,比如大自然对人类无私的馈赠,比如汤因比先生所向往的丝绸之路上的小一片漫漫的绿洲……

自然无价,生命无价,让我们用无价的眼光选择生命……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唐一伟

我们徜徉在黄河之滨,跨过上游的第一座钢架桥,这座连接兰州南北市区的“黄河第一桥”又称中山桥,建于辛亥革命时期,由德国专家设计施工。

沿着黄河岸边的市区林荫大道,我们走进了颇有情趣的水车园。样式古朴的木制水车有一具大轮子,架在河水的上空。这个巨大的齿轮形状的木轮,由一片片木板齿构成,河水涨高水流冲击齿轮,整个轮子就飞速转动起来。轮子转动,不仅能将河水引上岸来,还可传带别的负荷运动。在古老水车齿轮转动声中,我们聆听着黄河的壮歌。这个笨拙的庞然大物,使人感到我们的祖先确实了不起。中国的水力运用技术要比英国的瓦特发明蒸汽机早一千年,制造这个水车的人,算得上是一位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家和水利专家。

气势雄浑的黄河和这个美丽的河边公园连结,河水也变得轻歌曼舞般的温柔了,河边公园的广场

“猫王”孙菊生先生享年 106 岁,走喽!虽然,听不见他的道别声了,可以想象,如能再一次坐起来,他肯定就是这么洒脱不羁的和大家打招呼的。6月26日上午,八宝山的追悼会一结束,北京朋友作士先生就把我拉到他的府上,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追思会。

作士在 20 岁就开始看孙菊生先生画猫。第一次在北京人民大会堂,一幅长卷画家联手,孙菊生开笔,在最左端画了一只猫,未曾想,有位画家接着画了一棵树,不知怎的,树叶生子生地遮住了那只猫。等到众多画家接力赛画完长卷,不料,孙菊生老先生又拿起画笔,饱蘸浓墨,对着自己画的那只猫画了一个圆圈,然后向上一挑,就像删除文章里的一个词一句话那样,口中还说:“你们不待见它,走喽!”说完,他掷笔而去,举座讶然。你有这样的个性,你要有这样的底气。孙菊生是介于工笔画和写意之间的重要代表人物,是画坛公认的大家,有“猫王”之称。当时,年轻的作士被深深地吸引了,从此追随老先生三十多年。

今年 6 月,老先生住院,作士

“猫王”孙菊生

□ 朱全弟

前往探视,送上 2 万元慰问金。老先生就问:“这是买画的吗?”作士马上回答:“不是!这是给您的红包。”老先生一笑,放心地收下。“你看!”作士对我说,老先生可清醒了,他想你如果买画,这钱不够啊!哎,这个好玩,我觉得,老先生和作士两人都挺幽默的。

文人画画多的是,孙菊生先生则不然。他 1934 年从北京 13 中考入辅仁大学物理学,毕业后在该研究生院继续攻读三年。从 1942 年起,在北平大学工学院、河北农学院、中国大学等校从事物理教学,35 岁时任副教授。解放后,任北京建工学院副教授和湖北建工学院、武汉工业大学教授。1973 年退休后回到北京。1985 年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。他出身于书香之家,作画始于幼年,师从其母,十岁就参加了“北平艺社”,有神童之称。大学一年级时举办个人画展,此后陆续举办十多次个人画展,青年时代就以擅长画菊、画猫而蜚声画坛。



■ 山色空濛欲翠流(国画)

王丽红

作家笔会 | 钱建平

丝绸之路走笔

上,以“黄河母亲”为主题的雕塑扑入眼帘,塑像以丰腴优美的女性胴体为主体,她是慈爱母亲黄河的化身,表现了母亲河对中华儿女的养育之恩。簇拥在她身边是天真无邪的儿童群像,母亲河的乳汁,曾哺育着繁衍生息在黄河之滨的列祖列宗,它是华夏繁荣昌盛的骄傲。

黄河母亲塑像前的这一段河水,显得格外的含情脉脉,河边停靠着一只只游艇和羊皮筏,就像历史和现代在这里相互撞击。尽管这段黄河水平静如湖,但仍不失其雄浑凝重之感,受黄土高原浸染的黄河文化,正是黄河水双重性格的一个写照。由此,黄河所造就的文化,也便涵有培养国人务实耐劳精神在内的底蕴了。

(二)

沿着黄河水,我们从兰州向西

域进入“风吹石头跑,遍地不长草”的戈壁滩,那就是曾经灿烂辉煌过的河西走廊。此时,茫茫戈壁在远处祁连山的映衬下,显得空旷荒凉。

西部,过去曾被当作边荒蛮地而不被纳入“主流历史”,但是,这个多民族的边地区域文化,随着地区与地区、民族与民族的不断交往,随着现代传播媒介和交通的日益发展,正逐渐向世人亮出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它们竟如此的色彩斑斓,使人们不得不对“蛮荒”的西部正眼相看。

长达 1120 公里的河西走廊一路人文、自然景观俯拾皆是。车像脱缰的野马纵情飞驰,人的思绪便随眼前飘过的景物尽情浮想。

汉朝的张骞出使西域,使汉朝与中亚等国建立了政治贸易联系,开创了欧亚东西贸易道路。内地商队把商品运到敦煌或远到长城以西的楼兰古国,那里有中亚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中间商家,他们从中

追思会上,作士的家中,孙菊生先生的各个年龄段画猫的作品摆满了房间的各个角落。作士一一介绍每幅画的特点和来历。他自述,跟随了孙菊生老先生 30 多年,关系亲密,胜似家人,并指着墙上的一幅“牛”说:这是老先生第一次画牛。当时他要求画牛,老先生一脸不愿意:我从来没有画过牛。但最终拗不过作士的执着坚持,平生第一回画了牛,并且另外专门赋诗一首:“尔我皆属牛,峥嵘各不休,我牛今已老,尔牛当风流。”落款:作士老弟一笑,百岁老人孙菊生。其实,老先生自幼秉承家学,诗词功底也很深厚。画作多有赋诗,情趣盎然。

墙上还有一条字幅:“好人王作士。”我就不以为然了。相处久了,人之常情。据作士讲,当时有人还问,老先生生气地说:我都活了 100 多岁了,我说好人就是好人。

快到一点钟了,我们出去吃饭。大红门的果园村老支书和现任书记陈涛也一起去了。席间,又说起老先生的生前逸事了。作士指着陈涛说,老先生的孙女在他下属公司里做事,孙女就对爷爷说,陈总待我很好的,能否画一幅画给他?老先生听了一语不发,背后却对别人说:我的孙女很傻的,她不知道一幅画要抵好几年的工资。

孙菊生老先生是搞物理的,物理,也许其中就蕴含了最本真最质朴的哲理。终其一生,他从不送画于人。不管是谁,你不能拿它来做人情。也是那次在饭桌上,我才知作士与“猫王”关系这么好,甘愿追随 30 余年,却从没白拿老先生一幅画,都是给钱的。我转而又想,这是因为他懂艺术,喜欢老先生笔下的千姿百态的猫,难怪“猫王”要把他视为知己、知音。

七月中旬,上海宝山和苏州吴江两地作家在同里古镇交流,宝山文化馆负责人钱秀华是北广毕业的,她和我谈,她很喜欢北京人,还说北京人是很大气的。我深以为然,并由此想到一老一少两个北京人,他们之间的相处和关系,就是一种不符传统超乎庸常的大气。

国商队手中买到这些商品,再运往波斯、叙利亚、希腊等国,每次交易都使商品的价值倍增,到了罗马帝国再从犹太商人那里转手时,中国的商品便卖到了天价。

这条充满无限商机的漫长路线,曾于 1870 年被德国的地理学家希霍芬·费迪南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,直到如今,我们仍然沿用这个名称。

谁曾想到,一只只蠕动的小蚕,竟然吐出一条影响世界文明的商贸之路。但丝绸之路的繁荣持续到了公元 3 世纪时,汉朝已经丧失了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权,政治上的混乱大大抑制了商贸市场的发展。到了唐代,波斯人掌握了养蚕的技术,直到 12 世纪,欧洲人才学会了怎样生产丝绸。从此,丝绸之路的辉煌没落了。但今天,丝绸依然是东方人送给西方友人的必备礼物,而西方正在试图用新的技术、艺术、理念来影响中国。(上)